

感动中国的名家

随笔

平殇

San Shang
易磊 / 主编

随笔是一种散文，散文又是一种轻松、自由的文体，文字是思想的拐杖，思想把握着文字的趋向。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

平衡

易磊 主编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伞殇/易磊主编. - 呼伦贝尔: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
2006.5

(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)

ISBN 7-80675-435-0

I. 伞... II. 易...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1160 号

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

伞 殇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)

邮购、直销热线:0470-8241422 8241421

网 址:www.nmwh.com 邮编 021008

印刷装订:北京金马印刷厂

责任编辑:丁永才

开 本:787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15.375 字数:200 千

印 次: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 册

ISBN 7-80675-435-0/I·236

定价:25.00 元

CONTENTS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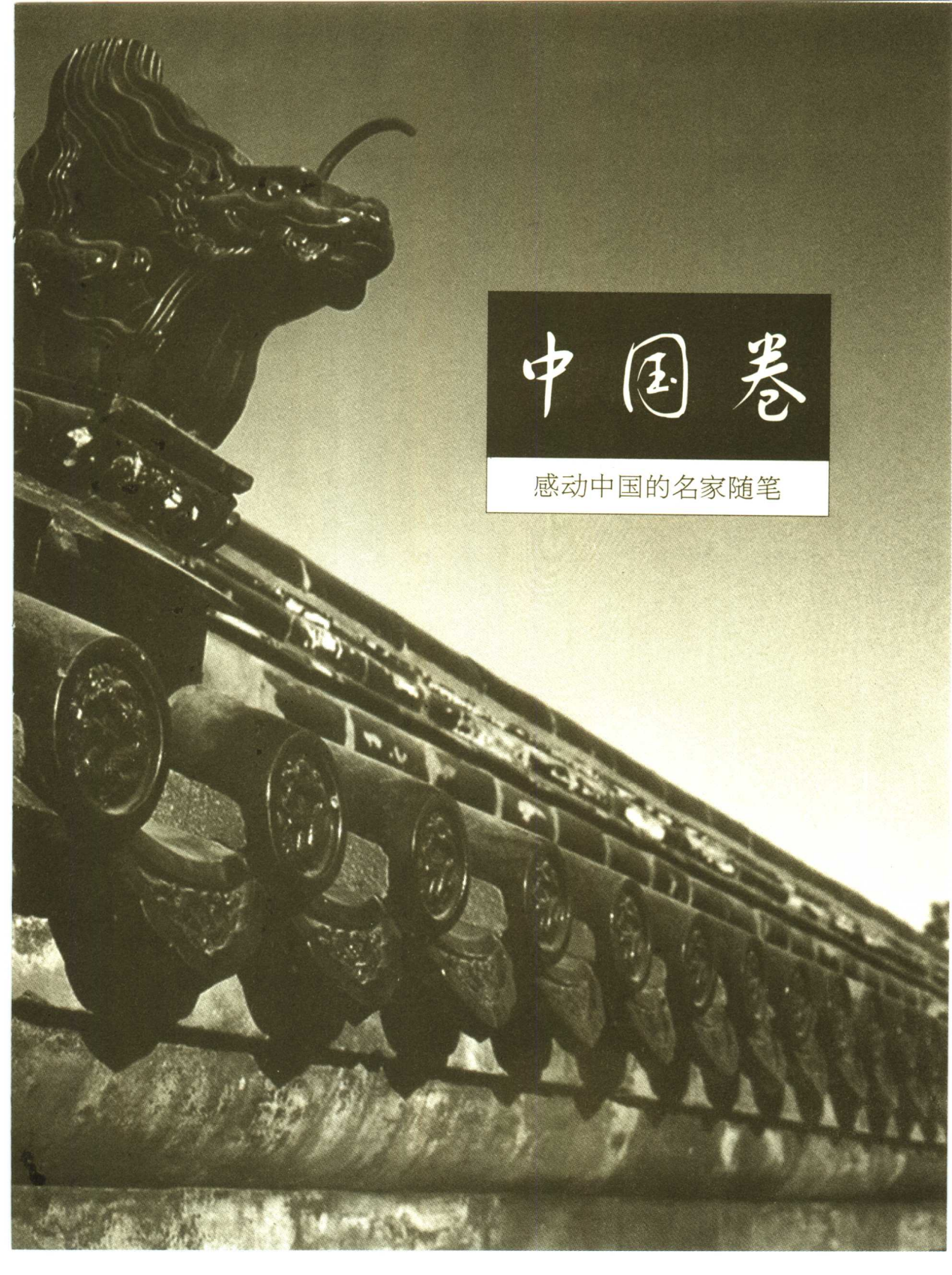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卷

林妹妹的裙子/三毛	3
一团矛盾/林语堂	5
帽子哲学/钱歌川	10
各式傻等/颜元叔	14
亡人逸事/孙犁	18
追悼志摩/胡适	22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/林徽因	30
根之魂——夏祭黄帝陵/郭保林	36
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/李国文	43
尘路/王晓莉	52
天上的记忆/张立勤	58
人也死了/丁帆	63
喝酒和其他/池莉	69
历史的暗角/余秋雨	73
万里长城断想/吴祖光	90
想北平/老舍	94
傅雷家书/傅雷	97
精卫的震撼/蒋子龙	101
有病是福/徐坤	105
波尔多开出的列车/魏微	109

•	黏糊的男人/李晓愚	117
•	娘,我的疯子娘/树儿	122
•	历史不忍细看(三篇)/黄文山	128
•	自律四戒/陈世旭	135
•	终生遗憾未读书/柳萌	144
•	水晶鞋一定是双高跟鞋/高晓枫	149
•	胡子的灾难历程/张友鸾	162
•	星期三的晚餐/宗璞	170
•	生命的学问/牟宗三	174
•	木头片子/韩美林	177
•	南极断想/周国平	184
•	人在麦茬地/张炜	193
•	母牛家族/张抗抗	198
•	黄帝的尿壶/乔勇	202

外国卷

•	蜘蛛的智慧/[英国]奥立佛·哥尔斯密	209
•	独特性的悲剧/[奥地利]卡夫卡	213
•	空话与时髦/[法国]蒙泰朗	219
•	生命——心灵/[印度]泰戈尔	223
•	幻 象/[德国]托马斯·曼	229
•	我的忏悔/[捷克斯洛伐克]哈谢克	231
•	童年纪事/[美国]布罗茨基	235
•	破桶/[苏联]索尔仁尼琴	240



中国卷

感动中国的名家随笔



三毛像

林妹妹的裙子

Lin Mei Mei De Qun Zi

三毛

这两条裙子,是我收藏中国东西的开始。

有一年,回到台湾来,父亲老说我的衣服不够,每天都催人上街去买新衣服。

对于穿着,并不是不喜欢,相反的,就因为太喜欢了,反而十分固执地挑选那种自然风味的打扮。这么一来,橱窗里流行的服饰全都不合心意——它们那么正式,应该属于上班族的。那种兵器很重的防御味道,穿上了,叫人一看,十步之外,就会止步而且肃然起敬的。

作者简介:

三毛(1943-1991),原名陈平。台湾著名女作家。出版有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雨季不再来》、《送你一匹马》、《背影》、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等15部散文集,剧本《滚滚红尘》及多部翻译作品。1990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中篇小说奖。

我喜欢穿着的布料偏向棉织或麻织品,裙子不能短,下幅宽一些,一步一跨的,走起来都能生风。那种长裙,无论冬天配马靴或夏天穿凉鞋,都能适合。至于旗袍、窄裙,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去买——它使我的步子迈不开,细细碎碎地走路,怪拘束的。

就因为买衣服不容易,逛来逛去,干脆不

再看衣店，直接跑到光华市场去看旧书。

就在旧书市场的二楼，一家门面小小的古董店里，先看见了照片中那条桃红色的古裙。

我请店家把裙子取下来——当时它挂在墙上被一片大玻璃框嵌着——拿在手中细细看了一下那个手工，心里不知怎的浮出一份神秘的爱悦。时光倒流那个古老的社会，再流进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去。看见林妹妹黛玉穿着这条裙子，正在临风涕泣，紫鹃拿了一个披风要给她披上，见她哭得那个样子，心里直截了当怪宝玉偏又恼她。

想着想着，我把这条裙子往身上一紧，那份古雅衬着一双凉鞋，竟然很配——这是林妹妹成全我，并不小器。她要我买下来，于是，我把它穿回家去了。

这种裙子，事实上是一条外裙，长到小腿下面。过去的小姐们，在这裙子下面又穿一条更长的可以盖住脚的，这种式样，我们在平剧里还可以看见。红楼梦的人物画片里也是如此的。

当我把这条桃红色的古裙当成衣服穿的时候，那个夏天过得特别新鲜。穿在欧洲的大街上时，总有女人把我拦下来，要细看这裙子的手工。每当有人要看我的裙子，我就得意，如果有人问我哪里可以买到，我就说：“这是中国一位姓林的小姐送的，不好买哦！”

说不好买，结果又给碰到了另一条。

这一回，林妹妹已经死了，宝玉出家去，薛宝钗这位做人周全的好妇人，把她一条裙子赔给了袭人，叫她千万不必为宝玉守什么，出嫁去吧。当袭人终于嫁给了蒋玉涵之后，有一回晒衣服，发现这条旧裙子，发了一回呆，又给默默地收放到衣箱里去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这条裙子被流到民间去，又等了很多年，落到我的家里来。

每年夏天，我总是穿着这两条裙子，大街小巷地去走，同时幻想着以上的故事。今年夏天，又要穿它们了，想想自己的性格，有几分是黛玉又有几分是宝钗呢？想来想去，史湘云怎么不见她的裙子，该是什么颜色呢？

湘云爱作小子打扮，那么下一回，古董店里的男式衣服，给它买一件，梦中穿了去哄老太太贾母，装做宝玉吧。



林语堂

San Shang 仨 殇



一

团

矛盾

林语堂

Yi Tuan
Mao Dun

有一次，几个朋友问他：“林语堂，你是谁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有上帝知道。”又有一次，他说：“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，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。”他喜爱矛盾。他喜爱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，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，去看一个太

作者简介：

林语堂(1895-1976)，福建龙溪人。原名和乐，后改玉堂，现代散文家、小说家。

代表作：《中国文化精神》、《生活的艺术》、《有不斋文集》、《雅人雅事》。

监的儿子。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,其实他在内心里是个基督徒。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,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。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,其坦白真实,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。他对法西斯没有好感,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分的人,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,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,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。他很爱慕西方,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。他一度自称为“现实理想主义者”。又称自己是“热心人冷眼看人生”的哲学家。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,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。他感兴趣的是文学、漂亮的乡下姑娘、地质学、原子、音乐、电子、电动刮胡刀,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。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,摆在玻璃上,借以消遣自娱。他喜爱在雨中散步;游水大约三码之远;喜爱辩论神学;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。见湖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,则兴感伤怀,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。一切山峦,皆所喜爱。与男友相处,爱说脏话,对女人则极其正派。

生平无书不读,希腊文,中文及当代作家;宗教,政治,科学。爱读纽约《时代》杂志的 Topics 栏及《伦敦时报》的“第四社论”;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及科学医药新闻;鄙视一切统计学——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的可靠方法;也鄙视学术上的术语——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。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;对女人的衣裳、罐头起子、鸡的眼皮,都有得意的看法。一向不读康德哲学,他说实在无法忍受;他憎恶经济学,但是喜爱海涅·斯蒂芬·利科克和海伍德·布龙。很迷“米老鼠”和“唐老鸭”。另外还有莱昂内尔·巴里莫尔和凯瑟琳·赫伯恩。

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,全不在乎,只是忍受不了礼仪的拘束。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。他恨穿无尾礼服,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。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,因为读者对他的幻像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,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像。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能轻松自如,他就喜爱那个人群;否则,他要离去。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,受了感动,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,充任外交部的秘书,做了四个月,弃政治而去,因为他说,他“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,而不是肉食动物,自己善于治己,而



不善于治人”。他曾经写过：“对我自己而言，顺乎本性，就是身在天堂。”

对妻子极其忠实，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。他说：“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。”对他三个女儿极好。他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，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。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，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，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“献给吾妻……”，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。

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诩，但自称在中国除蒋公中正及夫人之外，最为努力工作者，非他莫属。他不耐静立不动；若火车尚未进站，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，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。宁愿走上三段楼梯，不愿静候电梯。洗碟子洗得快，但总难免损坏几个。他说爱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，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。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，爱迪生就会打盹入睡，我林语堂也会。”

他惟一的运动是逛大街，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，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着。

只要清醒不睡眠时，他就抽烟不止，而且自己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，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。喝杯啤酒就头晕，但自以为不能忘情于酒。

在一篇小品文里，他如此描写自己的人生理想：

“此处果有可乐，我即别无所思。”

“我愿自己有屋一间，可以在内工作。此屋既不需要特别清洁，亦不必过于整齐。不需要《桑·米歇里特的故事》中的阿葛萨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。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、亲切、熟悉即可。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灯笼，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挂在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。要有烟，发霉的书，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……”

“我要几件绅士派头儿的衣裳，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，再要一双旧鞋。我需要有自由，愿少穿就少穿……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，在我的屋里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，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。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。夏天我需要淋浴，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。”

“我需要有一个家，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……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

孩子,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,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。”

“我愿早晨听喔喔公鸡啼叫,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。”

“我要好友数人,亲切一如日常的生活,完全可以熟不拘礼,他们有些烦恼问题,婚姻问题也罢,其他问题也罢,皆能坦诚相告,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中的话,还能说荤笑话,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,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坦白自然,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,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。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,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。”

“我需要一个好厨子,他要会做素菜,做上等的汤。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,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,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。”

“我要一个好书斋,一个好烟斗,还有一个女人,她需要聪明解事,我要做事时,她能不打扰我,让我安心做事。”

“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,夏日要雨天,冬日要天气晴朗,万里一碧如海,就犹如我在北京时的冬天一样。”

“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,无须乎做伪。”

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,我称我的书斋“有不为斋”。在一篇小品文里我自己解释说:

“我厌恶费体力的事,永远不骑墙而坐;我不翻跟头,体态上的也罢,精神上的也罢,政治上的也罢。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、看风头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。我也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喜欢的话;连那个想法压根儿就没有。”

“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,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。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。”

“我一向喜爱革命,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成功过,也没有舒服过,也没有自满过;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。”

“我极厌恶小政客,不论在什么机构,我都不屑于与他们争头。我都是避之唯恐不及。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。”



“在议论本国的政治时,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,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,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,永远不能两膝发软,永远不能装出伪善状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救少女出风尘,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。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。”

“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,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,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。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,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。”

我在《生活的艺术》里说,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,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,而林语堂也不过尽力做那样的一个人罢了。

Mao Zi Zhe Xue

钱歌川

帽子哲学

早几天子恺来访,我因为家里没有人会弄素菜,无法款待这位远来的老朋友,只好邀他同到功德林,拣了一间小房间坐下,随便叫了几样菜,在大杯喝着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之中,两人谈得很是快乐。当两个烟盒都空了的时候,我们才发觉已经谈了三个多钟头。其间,天上人间什么都谈到了,只没有谈政治,如果我的记忆不错

作者简介:

钱歌川(1903-1990),原名慕祖,自号苦瓜散人、次遯,笔名歌川、味橄、秦戈船。湘南湘潭人。著名散文家、翻译家。著有《客边琐话》、《篱下笔谈》、《楚云沧海集》、《苦瓜散人自传》、《翻译的技巧》等,出版有《钱歌川文集》。其随笔作品洋溢着苦涩幽默的风韵。他认为“在字面上毫无嘲骂的痕迹,而骨子里实在是嘲骂,这才是最高明的写法”,主张“把悲剧去喜剧化”。在构思上则擅长小题大作、借题发挥,呈现娓娓而谈、穿着便服说话轻松格调。

的话。当然,我们说的最多的,仍不外是我们的本行,再明白一点,就是摇笔杆子的生活。

“我昨天在一个聚餐会的席上,听见有位杂志的主编告诉我,他前些日子去请蔡子民先生写文章,蔡先生说这年头文章难写。你想连蔡先生都说难,我们这些人又将怎样说呢?”我说后不胜感慨。



“可不是吗？我们只好说是难上加难。但是蔡先生知道难写，便可以不用写；我们知道难写仍不能不写。我们原来是靠写文章吃饭的呀！不写又吃什么呢？”他也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倒还可以画画，我却真是只好硬着头皮干。我要有一天能够不写文章而有饭吃，那我就真的‘不羡鸳鸯不羡仙’了。”我这时却有点羡慕他能画。

“这年头顶没有出路的，莫过于画家了。人家饭都没有吃，谁买你那劳什子的画。那是华堂大厦的装饰品，饥不能食，寒不能衣；阔人因为钱太多了要想法子花，所以可以花千金买一副马骨，花几百块钱买一张画。现在有几个那样的阔人呢？”他表示还是要靠写文章吃饭。

“现在并不是没有那样的阔人，也许他们比那些买马骨的还要阔得多，只是从前大多数的人都相当阔，现在却只有几个阔人，不过阔得厉害就是了。其余天下苍生，莫非穷鬼。你看我们的朋友有几个不叫穷的呢？而且这都还是有点出路的人，不在大学里教书，就在什么机关做事，这些有职业的人尚且如此，那些无事的失业者更不晓得要怎样了。我们现在能够谋到一碗饭吃，已经应该满足了，怎样还能选择事情的难易呢？我们能够嫌文章难做就不做吗？”

“所以我还是要做呀。不管做出来如何被人骂……，我是无暇计其工拙的。”

“挨骂并不是好不好问题。别人存心要骂你，随便你怎样做得好，也是要骂的。骂是骂你不和他们合作，并不是你文章之罪。”

“正是，我们不做文章则已，要做文章，反正总一面要骂的。如果是双方都行得的文章，那根本就可以不必做。市面上卖的那些百病能医的药，到底能诊好一种什么病呢？”

“好啦！双方都讨好的文章我们都不能做，只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，不仅是一方面要骂，常常是双方都不讨好。”

“那怎么说呢？”

“新派嫌你太旧，旧派嫌你太新。所以我常说挨骂只是因为你做了文章，不是因为你好歹；有些老成持重的人以为这是我们太不涵养，常爱和别人打笔墨官司的结果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你是从不和人打笔墨官司的，

偏偏常有人要骂你。那些有涵养工夫的人,只是自己不常做文章,所以不晓做文章的苦处。鼎鼎大名的胡适博士,常常要挨骂,难道他也是爱和别人打笔墨官司吗?”

“他们骂我,我倒不觉得什么。退步想,他们是看得起我才骂我的。不信,我只消看看无论那篇骂我的文章,头一段没有不恭维我的。总得先给我戴上一顶艺术家或是文学家的帽子,那是把我抬得很高,然后再来骂。他们已经把我抬得比我本来要高得多了,尾上骂几句,又要什么紧?”

我听了 he 最后一段话,却想起最近遇见的一件小事来。

一个朋友中西文都很好,科学常识也不错,却失业一年多了。我很想替他介绍一个相当的事情,总是因为力量太薄,月薪百元以上的事,怎么也没有机会,虽然常常有些机关要我推荐小职员,但月薪不过三四十元。难得我这位朋友有天来说,生活的压迫太重,不论是三五十元的事都希望我能给他介绍去做。我便马上要了他的履历书去代他进行。我心下以为只要他肯屈就,成功是无问题的。因为他的资格,正是前途所要求的。谁知两次奔走的结果,竟使我大失所望。失败的原因,并不是前途已有了人,也不是嫌他本领不够,而是说他资格太好。这个谢绝词的考语,如果是在北方人听来,一定不懂内容的含义。太好不是非常好吗?怎样又不录用呢?但是我们南方人,一听便知是拒绝的意思,虽然为什么拒绝,可不得而知。这种说法只是一个前提、一顶帽子。

因为这个说话的帽子,可使我想起被服的帽子来。我一向对于帽子的好坏是不大注意的。我的帽子常常是兼作雨伞用的,所以戴不得帽子,我也不高兴戴那种堂而皇之的大帽,如夏天的盔帽,冬天的皮帽等等。学生时代总爱拿帽子揩桌椅,为方便起见,常戴鸭舌帽。至今也仍然没有戴过三块钱一顶的帽子。

然而有些朋友却大不以为然。他们主张什么都可以马虎,唯有帽子不能不考究。第一,帽子是戴在一身最高的地方,头顶又是一身最贵重的部分,不在那儿装饰,还在什么地方去装饰呢?走出去别人一看,最初就看的是头,如果你头上的帽子蹩脚,人们就不要再看你了,也许再看不起你了。他们认为衣服可以随便一点,尤其是内衣袜子之类,穿在里面的东西尽可以破烂污垢,人们看不见,